

子愷品佛

豐子愷◎著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www.hkopenpage.com

子思子之學也



雪舟用脚指去，眼淚如膏，文淵。



目錄



從孩子得到的啟示 011

陋巷 018

勞者自歌（十一則） 0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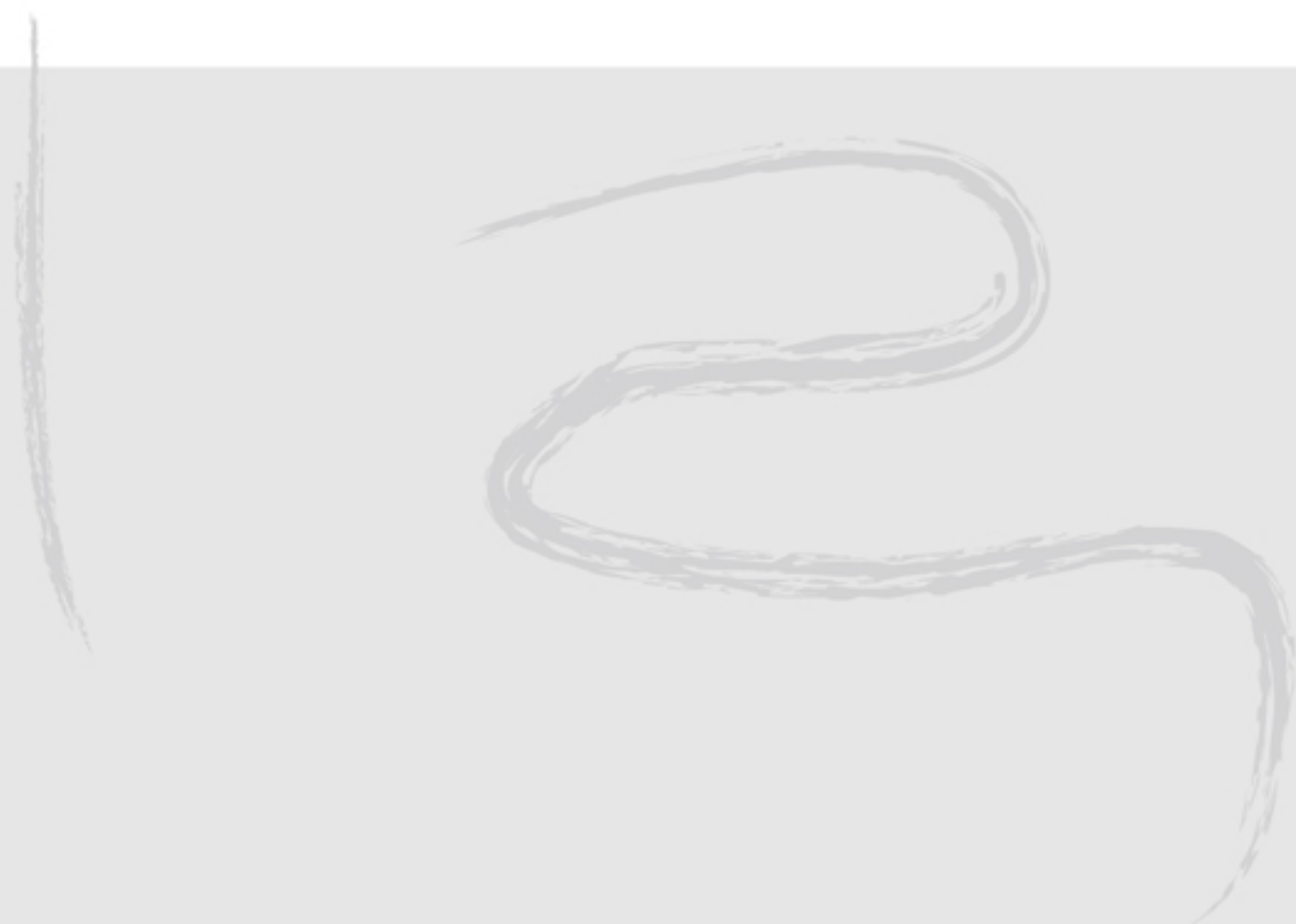
緣 038

兩個「？」 042

憐傷 049



放生	052
素食以後	058
勞者自歌	063
無常之慟	075
清晨	084
勞者自歌（三則）	092
一飯之恩	097
——避寇日記之一	
殺身成仁	103
生道殺民	107



佛無靈	110
我的燒香癖	116
懷太虛法師	122
天童寺憶雪舟	125
不肯去觀音院	130
戒孝子和李居士	135
為青年說弘一法師	139
我與弘一法師	157
——廈門佛學會講稿，民國卅七年十一月廿八日	
《弘一大師全集》序	164

《前塵影事集》序	166
拜觀《弘一法師攝影集》後記	169
《海潮音歌曲》序	174
《弘一大師紀念冊》序言	176
中國話劇首創者李叔同先生	178
先器識而後文藝	184
——李叔同先生的文藝觀	
李叔同先生的愛國精神	189
李叔同先生的教育精神	194
《弘一大師遺墨》序言	199
《弘一大師遺墨續集》跋	201

從孩子得到的啟示^①

一

晚上喝了三杯老酒，不想看書，也不想睡覺，捉一個四歲的孩子華瞻來騎在膝上，同他尋開心。我隨口問：

「你最喜歡甚麼事？」

他仰起頭一想，率然地回答：

① 本篇原載《小說月報》一九二七年七月十日第十八卷第七號。

「逃難。」

我倒有點奇怪：「逃難」兩字的意義，在他不會懂得，為甚麼偏偏選擇它？倘然懂得，更不應該喜歡了。我就設法探問他：

「你曉得逃難就是甚麼？」

「就是爸爸、媽媽、寶姐姐、軟軟……娘姨，大家坐汽車，去看大輪船。」

啊！原來他的「逃難」的觀念是這樣的！他所見的「逃難」，是「逃難」的這一面！這真是最可喜歡的事！

一個月以前，上海還屬孫傳芳的時代，國民革命軍將到上海的消息日緊一日，素不看報的我，這時候也定一份《時事新報》，每天早晨看一遍。有一天，我正在看昨天的舊報，等候今天的新報的時候，忽然上海方面槍炮聲起了，大家驚惶失色，立刻約了鄰人，扶老攜幼地逃到附近的婦孺救濟會裡去躲避。其實倘然此地果真進了戰線，或到了敗兵，婦孺救濟會也是不能救濟的。不過當時張皇失措，有人提議這辦法，大家就假定它為安全地帶，逃了進去。那裡面地方很大，有花園、假山、小川、亭台、曲欄、長廊、花樹、白鴿，孩子們一進去，登臨盤桓，快樂得如入新天地了。忽然兵車在牆外轟

過，上海方面的機關槍聲、炮聲，愈響愈近，又愈密了。大家坐定之後，聽聽，想想，方才覺到這裡也不是安全地帶，當初不過是自騙罷了。有決斷的人先出來雇汽車逃往租界。每走出一批人，留在裡面的人增一次恐慌。我們結合鄰人來商議，也決定出來雇汽車，逃到楊樹浦的滬江大學。於是立刻把小孩子們從假山中、欄杆內捉出來，裝進汽車裡，飛奔楊樹浦了。

所以決定逃到滬江大學者，因為一則有鄰人與該校熟識，二則該校是外國人辦的學校，較為安全可靠。槍炮聲漸遠漸弱，到聽不見了的時候，我們的汽車已到滬江大學。他們安排一個房間給我們住，又為我們代辦膳食。傍晚，我坐在校旁的黃浦江邊的青草堤上，悵望雲水遙憶故居的時候，許多小孩子採花、臥草，爭看無數的帆船、輪船的駛行，又是快樂得如入新天地了。

次日，我同一鄰人步行到故居來探聽情形的时候，青天白日的旗子已經招展在晨風中，人人面有喜色，似乎從此可慶承平了。我們就雇汽車去迎回避難的眷屬，重開我們的窗戶，恢復我們的生活。從此「逃難」兩字就變成家人的談話的資料。

這是「逃難」。這是多麼驚慌、緊張而憂患的一種經歷！然而人物一無損喪，只是

一次虛驚；過後回想，這回好似全家的人突發地出門遊覽兩天。我想假如我是預言者，曉得這是虛驚，我在逃難的時候將何等有趣！素來難得全家出遊的機會，素來少有坐汽車、遊覽、參觀的機會。那一天不論時，不論錢，浪漫地、豪爽地、痛快地舉行這遊歷，實在是人生難得的快事！只有小孩子真果感得這快味！他們逃難回來以後，常常拿香煙簍子來疊作欄杆、小橋、汽車、輪船、帆船；常常問我關於輪船、帆船的事；牆壁上及門上又常常有有色粉筆畫的輪船、帆船、亭子、石橋的壁畫出現。可見這「逃難」，在他們腦中有難忘的歡樂的印象。所以今晚我無端地問華瞻最喜歡甚麼事，他立刻選定這「逃難」。原來他所見的，是「逃難」的這一面。

不止這一端：我們所打算、計較、爭奪的洋錢，在他們看來個個是白銀的浮雕的胸章，僕僕奔走的行人，血汗涔涔的勞動者，在他們看來個個是無目的地在遊戲，在演劇；一切建設，一切現象，在他們看來都是大自然的點綴，裝飾。

唉！我今晚受了這孩子的啟示了：他能撤去世間事物的因果關係的網，看見事物的本身的真相。他是創造者，能賦給生命於一切的事物。他們是「藝術」的國土的主人。

唉，我要從他學習！

二^①

兩個小孩子，八歲的阿寶與六歲的軟軟，把圓凳子翻轉，叫三歲的阿韋坐在裡面。他們兩人同他抬轎子。不知哪一個人失手，轎子翻倒了。阿韋在地板上撞了一個大響頭，哭了起來。乳母連忙來抱起。兩個轎夫站在旁邊呆看。乳母問：「是誰不好？」

阿寶說：「軟軟不好。」

軟軟說：「阿寶不好。」

阿寶又說：「軟軟不好，我好！」

軟軟也說：「阿寶不好，我好！」

阿寶哭了，說：「我好！」

軟軟也哭了，說：「我好！」

① 此第二文在一九五七年版《緣緣堂隨筆》中被刪去，現仍予恢復。

他們的話由「不好」轉到了「好」。乳母已在喂乳，見他們哭了，就從旁調解：

「大家好，阿寶也好，軟軟也好，轎子不好！」

孩子聽了，對翻倒在地上的轎子看看，各用手背揩揩自己的眼睛，走開了。

孩子真是愚蒙。直說「我好」，不知謙讓。

所以大人要稱他們為「童蒙」，「童昏」，要是大人，一定懂得謙讓的方法：心中明明認為自己好而別人不好，口上只是隱隱地或轉彎地表示，讓眾人看，讓別人自悟。於是謙虛，聰明，賢慧等美名皆在我了。

講到實在，大人也都是「我好」的。不過他們懂得謙讓的一種方法，不像孩子的直說出來罷了。謙讓方法之最巧者，是不但不直說自己好，反而故意說自己不好。明明在諄諄地陳理說義，勸諫君王，必稱「臣雖下愚」。明明在自陳心得，辯論正義，或懲斥不良、訓誡愚頑，表面上總自稱「不佞」，「不慧」，或「愚」。習慣之後，「愚」之一字竟通用作第一身稱的代名詞，凡稱「我」處，皆用「愚」。常見自持正義而赤裸裸地罵人的文字函牘中，也稱正義的自己為「愚」，而稱所罵的人為「仁兄」。這種矛盾，在形式上看來是滑稽的；在意義上想來是虛偽的，陰險的。「滑稽」，「虛偽」，「陰險」，比

較大人評孩子的所謂「蒙」、「昏」，醜劣得多了。

對於「自己」，原是誰都重視的。自己的要「生」，要「好」，原是普遍的生命的大慾。今阿寶與軟軟為阿韋抬轎子，翻倒了轎子，跌痛了阿韋，是誰好誰不好，姑且不論；其表示自己要「好」的手段，是徹底的誠實，純潔而不虛飾的。

我一向以小孩子為「昏蒙」。今天看了這件事，恍然悟到我們自己的昏蒙了。推想起來，他們常是誠實的，「稱心而言」的；而我們呢，難得有一日不犯「言不由衷」的惡德！

唉！我們本來也是同他們那樣的，誰造成我們這樣呢？

一九二六年作 ①

① 本文篇末原未署日期。這裡所署的日期是建國後作者自編的《緣緣堂隨筆》（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初版）中篇末所署，比發表於《小說月報》的年代——一九二七年早一年。從第一則逃難（一九二七年北伐戰爭）的年代來看，和第二則中三個孩子的年齡（當時用虛年齡）來看，此文的寫作年代應為一九二七年。